

第七章

1.

美國真是一個無奇不有的大千社會，比如同性戀夫妻領養孩子；死者將巨額遺產留給寵物；在公共汽車站行竊的賊人，因為過度緊張而摔倒，反控交通車公司沒有設立安全措施，並索賠巨額醫療費。

當然，這些人都不是美國人的代表。

典型的美國人，具有直率、好奇心強、富於創意、精力旺盛、愛憎分明、妄想、貧婪和個人英雄主義的特點，雖然他們大聲說笑，開車時搶道，毫不思索地拿走盤子裡剩下的最後一塊蛋糕，但是，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，對慈善事業熱心慷慨，對自然界中的動物非常仁愛，遵守交通規則，並關心社會公眾利益。

平時，電視節目對人們生活影響甚大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只有那些在電視上播放的人物和事件，才能真正引起公眾的注意。因此，一些頭腦靈活的商人，喜歡通過贊助一些創意新穎，稀奇古怪的電視節目，來吸引觀眾，從而擴大產品的知名度。這些電視節目通常包括：抽獎、體育比賽、某個虛構人物的婚禮或死亡、警察追捕罪犯的現場直播和真實冒險活動等，中間再穿插一些類似減肥效藥的廣告。

林耀東很少觀看電視，因為他討厭那些故弄玄虛，又臭又長的肥皂劇。只是偶爾觀看一下特別主題聊天節目。聊天節目的嘉賓，通常是一些不受社會歡迎的人，如妓女、同性戀者、詐騙犯和吸毒者。這些人聚在一起，無所顧忌地大談其職業和嗜好的好處，有些還引用美國憲法條款“人人都有追求生活自由和幸福的權力”來為自身辯護。

起初，林耀東以為他們會為自己的作為感到羞恥。可是，恰恰相反，他們絲毫不覺得難堪，並且非常欣賞自己的職業和所做的事情。

有一次，電視節目中，有人站起來問其中一個年輕貌美的妓女。

“你以色相為本，向男人提供性生活，難道你的良心不受遣責嗎？”

“為什麼？”妓女立刻反駁。“我提供的是服務，滿足某些人的需要。這和你要去剃頭，找理髮師有什麼兩樣？也許你會刻意找一名年輕漂亮的小姐為你理髮，難道這位小姐應當良心不安，拒絕為你服務嗎？”

“可是你做的是不道德的事情。”觀眾席中，有人在喊。

“道德？何為道德的標準？你現在好像很有道德，可是如果我願意免費為你服務，你的心不也會快樂嗎？要知道，我提供的服務可是一流水平的，通常每小時收費 250 美元。”

那傢伙啞口無言，乖乖地坐了下去。

場下，立刻又有人發問：

“那什麼事情才能讓妳感到羞恥？”

“什麼事情能使女理髮師感到恥辱？”那妓女牙尖嘴利，駁得場下的人無言以對。

林耀東喜歡這樣的節目，並不是因為他贊同那些嘉賓們的觀點。他在中國大陸從沒有看過類似這樣的節目，覺得很新鮮。那些妓女、同性戀者、詐騙犯和吸毒者們，使他從新的角度去看待人生。

漸漸地，他明白了，無論什麼人，選擇做什麼，必有其動機，在這個動機的指導下，人會逐漸形成自我意識觀念，從而形成人的生活態度，而生活態度，又會直接支配人的生活行爲。

妓女不因爲出賣肉體感到羞恥，並不令人驚奇。一個女人的墮落，往往不是因爲生活貧困所迫，而是因爲懶惰和想要奢侈。在她眼中，幾乎所有男人，不論小市民、商販、政治家還是領袖人物，都把同美貌女人性交，當作人生快樂的享受。因此，她覺得自己是重要和不可缺少的。對她來說，利用自己的肉體，滿足男人們的慾望，既是一種權力，也是一種手段。她可以選擇做，也可以選擇拒絕。如果她選擇拒絕，有些男人就會像狗一樣，爬在地上，求她開恩。這是多麼美妙啊！的確值得令人誇耀。

除非有一天，她改變了看待世界的角度，認爲人格和尊嚴高於物質享受，並且在良心上感到不安，才會爲自己的所作所爲感到羞恥，進而重新做人。否則的話，她只會爲自己缺少魅力，不夠淫蕩而感到羞恥。

同樣道理，小偷和詐騙犯，不因爲偷竊和欺騙感到羞恥，賭徒和酒鬼也不會因爲貪婪和醉酒感到羞恥。除非他們觀察世界的角度得以改變，並且重洗靈魂。否則的話，他們看待世人，就如世人看待他們那樣惡心，厭倦和無可救藥。

其實，何止那些人是如此，世人皆如此也。這就是所謂的懶人有懶人的哲學，強盜有強盜的邏輯。

人若不重洗靈魂，必在黑暗和死亡中徘徊。

2.

春末夏初的夜晚，雨在黑暗中嘩啦啦地下著。雨點劈劈叭叭地飄落在屋頂上，匯成一幅水帘，刷刷直往下流淌。窗外，狂風陣陣，吹得院旁的蘋果樹，東搖西晃，樹枝撞到玻璃窗上，不時發出啪啪的聲響，好像有人在外面不停地敲打著窗子。

林耀東躺在床上，翻來覆去，怎麼也睡不著覺。

最近，他的心裡充滿了思念與渴望，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，他就懷念起家鄉來。

他懷念南寧的炒米粉和香噴噴的烤鴨，懷念與朋友們豪飲時的暢快，周遊四方的逍遙自在……但是，他懷念最多的還是父母的關懷和葉婷婷對他的溫情。

無論在哪裡，他的心裡總是掛念著他們。

他想，南寧和布隆科鎮兩地的時差，整整十二個小時。這時，家裡正是開午飯的時間。老倆口準是又在飯桌上嘮叨，惦記他這個在異國他鄉的兒子。

父親好酒，每日中晚兩餐都要喝兩盞。不久前，家裡來信說，母親怕父親酒喝多了，會得腦中風，便要限制他的酒量。父親很不高興，乾脆把酒瓶藏起來，自己偷著喝，結果被母親發現了，兩人大吵一場，連外婆都驚動了。

“他們這樣下去，會被鄰居們取笑的。”林耀東心裡焦慮，一下子從床上坐了起來，借著窗外的閃電，看了一眼手表，時間已是凌晨一點十五分。

他又躺了下去。

家裡的信中還提到，葉婷婷最近工作比較忙，很少到家裡來。偶爾來了，也是坐坐就走，連茶也不喝一杯。

“難怪她最近寄來的信越來越少，越來越短，並且缺少以前那種慣有的柔情蜜語。有時，就像一張便條，隨便說說自己的情況就完了。”林耀東在心裡嘀咕。

當然，他還是相信葉婷婷無時無刻不在惦記著自己。

前一陣子，他曾閃過這樣的念頭，通過結婚，把葉婷婷弄到美國來陪讀，然後再想辦法轉換身份，去念書。至於學費嘛，可靠在中餐館裡打工來解決。

可是，他很快就否定了這個主意，心想：人生難有幾回搏，趁自己還年輕，先立業後成家才是正道。何況剛來美國，兩手空空，如果把葉婷婷接來，豈不增加一個負擔？人啊！應當追求更美好的目標。

這時，他的腦海裡，浮現出了黛茜的笑容，她那雙迷人的藍眼睛，親切而又專注地盯在他的臉上，好像要和他說話一樣。

他的心不安地燥動起來，渾身上下充滿了青春熾熱的活力。

林耀東本是一個不安分的年輕人，愛在生活中尋找奇光異彩。有時候，他會幻想自己在和一個金髮美女談戀愛，兩人手牽著手，在海灘上散步，奔跑和擁抱，那情景就像電影裡的場面一樣浪漫。

現在，他的思想固執地停在黛茜的身上。從第一次見面的時候，他就注意到了，她的微笑中，好像有一股被壓抑的生氣，顯耀在她的臉上。也許，她還沒有男朋友，也許她剛和意中人分手……如果這樣的話，為什麼不主動去和她交給朋友呢？美國姑娘，生性活潑開放，熱情大膽，沒准能……

耀東這樣想著，不知不覺地進入了夢鄉。恍恍惚惚之間，天已大亮，看見布萊克教授走過來對他說話：

“屋外有人在等你。”

他不知道是誰，趕緊跑出去看。只見一穿綠制服的郵差，牽著一匹白馬，站在大門前，遞過來一封信。

“這是一個姑娘要我轉交給你的，你最好晚上再看。”那郵差說。

可是耀東性急，哪裡等得到晚上。接過信來，當著郵差的面就拆開了。那信化作一縷青煙，從他手中亮亮升起。

他跳起來，想抓住那縷青煙，結果卻發現自己坐到了白馬上。

郵差不見了。

耀東一下慌了神，心想：糟了！那郵差一定是個巫師，來騙他到無名山上去做隱士。他的雙手開始顫抖，下意識地緊抓著韁繩不放。

那匹馬突然騰空飛起，在雲霧間奔跑。他聽見耳邊風聲嗖嗖作響，城市、草原、山巒和流動的江河，在馬蹄下面迅速往後退去。

他看見，前方有一座圓金塔，若隱若現地閃著亮光，似乎離得很近，卻總也無法到達那裡。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他累了，想歇一會，便放鬆肌肉，身子往後靠了一下。不料，卻從馬背上翻落下來，一頭栽入雲霧之中。

那種感覺實在奇妙，輕飄飄的，什麼重量也沒有，身邊有許多小鳥在飛，四周光線很亮，彩雲飄蕩，還有眾人歌唱的聲音傳來。

忽然，一隻有力的大手托住他。他的心裡一點也不害怕，睜開眼睛一看，原來自己還躺在床上。

3.

驟雨過後的清晨，碧空如洗。花瓣，草葉和樹枝上掛滿了亮晶晶的小水珠，風兒一吹，便撲簌簌地直往下落。

周圍似乎比往常還要安靜，院子裡顯得格外清新鮮亮。

林耀東起得比平時晚，匆匆洗嗽完畢後，趕緊到樓下去吃早餐。

布萊克教授早已到辦公室去了。桌子上攤著他讀過的當天早報。

耀東收拾好書包，朝學校走去。他今天沒課，除了圖書館外，哪兒也不想去，只盼盡早見到黛茜，雖然有些膽怯，但他不斷地告誡自己：如果你不去試一試，就會連一點希望也沒有。他的勇氣大於他的膽怯，腳步一刻也沒有停下，只是心裡跳得慌亂。

有人說：愛情是盲目的。這話一點也不假。當一個人愛上了另一個人，他的感情既蒙朧又混亂，尤其是對方還沒有察覺的時候。人一旦陷入這種情景，就會一廂情願地想入非非，難以自拔，並且不斷尋找理由，來證明自己的感覺是正確的。男人比女人更容易陷入這種感情的泥沼，因為男人比女人更容易被頭腦衝動而不是理智驅使。

現在，林耀東就處於這種狀態，頭腦裡滿是許多美好的幻想，並被那些幻想迷住了心竅，連河邊的美景都無心去欣賞。

這固然與他懷念女人的溫情有關。另一方面，他的虛榮心也在做怪。他想，如果能和黛茜這樣嬌美的金髮女郎談戀愛，那該是一件多麼令人光彩的事呀！周圍的中國人，誰不羨慕這樣的美事呢？除此之外，還有另一個更深層的原因，那就是從利益的角度來考慮，如果今後黛茜願意和他結婚，那他就不必為綠卡發愁了。在美國，只有拿到了綠卡，才有出路，否則一切均沒有保障。為了綠卡，多少中國人寧願出賣靈魂，不願一切代價，甚至家庭破裂也在所不惜。對於他們來說，愛情只不過是利益比較的結果罷了。

當然，林耀東是真的戀上了黛茜。他盡量不去想出國前對葉婷婷說的那些誓言，即使想起，偶有良心上的不安，那也是瞬間即逝的事。他在心裡對自己說：把那些傻話忘了吧！人還是現實一點好，不然的話，最後吃虧的會是自己。

當他走進圖書館大門時，心跳得更厲害了，雙腿甚至有些發軟。

“她就在這大樓裡。”他想“我該怎樣稱呼她呢？也許我該坐在大廳裡，等候她出現，這樣會顯得更自然一些。”

但是，他沒有停下，眼睛在向四處尋找，圖書館裡那些高大整齊的書架，在他的眼前晃來晃去，坐在椅子上看書的人，在他眼裡，也是一晃而過。

“對不起，請問你找誰？”一個在圖書館裡工作的黑女人叫住了他。

“哦，不……不找誰，只是隨便看看……請問黛茜在哪裡？”林耀東緊張得支吾起來。

黑女人朝走廊對面的房間一指：

“她正在光幻影片室裡整理材料。”

林耀東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，躡手躡腳地走了過去，看見黛茜正坐在一台電腦前面，神情專注地往電腦輸入數據，便猶豫地站在門外，觀望了一會。

黛茜今天完全是另一副裝扮，白色絲綢上衣，腰部束得很緊，胸部高高隆起，金髮披在肩上，樣子十分典雅端莊。

“早上好！黛茜。”他終於鼓了勇氣，走進屋裡和她打招呼。

黛茜抬起頭，見是林耀東，臉上露出了溫和的笑容：

“嗨！湯姆，有什麼事可以幫你？”

“我想……想找一些關於即時操作系統的材料。”

“有沒有確切的標題和作者姓名？”

“沒有。”

她沒有繼續問，熟練地把正在電腦上運行的項目，轉換到了數據搜尋項目，飛快地鍵盤上敲打了幾個關鍵字，然後按輸入鍵。傾刻間，電腦屏幕上，顯示出一大串有關即時操作系統的資料。

“她把屏幕轉向林耀東，說“數據庫裡一共收藏有一百五十六篇有關即時操作系統的論文，不知你想選哪幾篇？”

林耀東湊了上去，閱讀屏幕上的信息。他感到自己離黛茜很近，似乎聞到了她頭髮上淡淡的香味。

她下意識地把身子往旁邊挪了一下，以便騰出更多地方，讓他選擇電腦上的資料。

現在，林耀東一點也不畏縮了，原來的膽怯，變成了一股力量，促使他想更進一步去了解她。他覺得她熱情純樸，冷靜高傲，藍眼睛裡，閃耀著一股難以抗拒的，誘惑的光芒，深深地吸引著他。

但是，他沒有更進一步的企圖，只是希望和她多聊幾句，多呆一會。

“妳可以把這幾篇資料打印出一份給我嗎？”林耀東花了好幾分鐘，挑選了其中的幾篇論文。

“可以。”

黛茜把選擇材料，輸送到了打印機。不一會，打印機就開始工作了，劈劈啪啪地打印出一串串黑字來。

“布萊克教授常來這裡查找資料嗎？”林耀東趁著等待打印機完成工作的時間，和黛茜聊了起來。

“不，他不常來。他只是剛開學的時候來過一次，查找參考資料。”黛茜把電腦屏幕轉了過來，關掉搜尋項目。

“你現在還住在他那裡嗎？”

“是的，我仍住在他家裡。最近，我們還一起上教堂去做禮拜呢！”

“真的呀！你是否喜歡教會裡的活動？聽說在中國，很少有人信教，我所在的教會，有人還專門到中國大陸去傳福音哩！”

“上教堂是很享受的事情，我喜歡那裡的音樂。”林耀東興奮地說。“你平常去哪間教堂呢？”

“格雷茲教堂”黛茜脫口答道。

他突然想起岩石河邊那座尖頂教堂，便問：

“妳說的是河邊那座白色的小教堂嗎？我每天上學都從河邊經過，有時還聽到教堂裡有人在唱歌。”

“對呀！那一定是唱詩班的人在練習唱聖歌。如果你有興趣的話，歡迎你來參加我們教會裡的活動。我們教會裡還有青年團契，專門為年青人服務哩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！我想我會去的。”

林耀東心裡非常高興，當即表示願意去訪問格雷茲教會。

這時，有其他學生來向黛茜請求幫助。他不能再多聊了，便匆匆向黛茜道了謝，獨自一人，到圖書館的自修室裡看書去了。

4.

他一直呆到下午四點多鐘，才離開圖書館。

回家的路上，耀東遠遠看見兩個中國人迎面走來。他們都是波大計算機系的碩士生，其中一個是山東省某地方工商銀行行長的兒子，叫王志雄，今年二十八歲，長著一對大召風耳，是一個出手大方，愛討女人歡喜的傢伙。他來美國已快兩年了，住在伊利湖畔梅瑞安烏茲的豪華公寓裡。平時來學校的時候，總是開一輛紅色的BMW，西裝筆挺，頭髮梳得光亮，手裡還提著一個黑色的大公文包，儼然一副公司經理的派頭。波特倫大學裡的中國同學們給他起了一個綽號，叫“派熊”。他一點也不在乎，滿臉笑嘻嘻地說：“人總是需要包裝的嘛！”

和王志雄並排走著的那個中國學生，叫趙洪毅，原在安徽省一家進出口公司工作，後隨中國貿易代表團，來美進行商務考察。在美期間，擅自離團出走，投靠在紐約的親戚，並雇用當地的移民律師，為他轉換身份。後來，他把太太劉慧梅也接到了美國，名義上是陪讀，實際上是在中餐館裡打工，幫先生掙學費，支持先生念書。

王志雄一邊走，一邊興緻勃勃地對趙洪毅說：

“今晚是周末，我請客，咱們一起到克里夫蘭城裡去逛逛，開心開心怎麼樣？”

“不行，我太太晚上打工，下班後需要有人去接。另外，我那個數據結構的電腦程式，還沒有完成，晚上需要加班才行。”

“嘿，中餐館要到晚上九點半以後才會關門，電腦數據結構那玩意有啥搞頭，班上的中國學生中，能人那麼多，總有比你先做好的，到時借來參考一下，不就完事了嘛！”

趙洪毅不情願地搖了搖頭，怯懦地說：“這種事情，偶爾幹幹還說得過去，次數多了，別人也會說風涼話的。上星期，懷特教授已經說了，他不僅要看程式跑出來的結果，而且還可能會抽查程式。被抽到的學生，要親自把程式在電腦上跑給他看哩。”

王志雄輕蔑地皺起眉頭，從口袋裡掏出一根香煙，叼在嘴裡，點燃了。

“懷特那老傢伙總愛嚇唬學生。他從來就沒有認真教過書，每次上他的課，都像聽催眠曲似的，要打瞌睡。真不明白，波大為什麼要聘用這麼一個水平低的糟老頭子？”

“低水平？據說他在美國擁有三項發明專利。”

“那頂個屁用！老掉牙的專利早過時了。你瞧，他在波大電腦系裡混了這麼多年，連個研究生管理主任也沒當過。這麼大一把年紀了，學校沒準會提前讓他退休哩。”

“不過，中國學生中有人蠻喜歡他的。”趙洪毅有點替懷特教授抱不平了。

“呸！除了那個上海來的女人凌燕，還會有誰？”王志雄臉上露出了氣忿的神色。“她長得那麼難看，身上一點肉也沒有，經常跑到那老頭的辦公室裡，假裝請教這請教那，誰知道他們在裡面幹什麼？說穿了，她還不是想利用那個老頭，給她寫封推荐信，好去申請系裡的獎學金……聽說，她以前在國內結過婚，還生了一個孩子。後來，和老公鬧離婚，同一個比她大二十多歲的美國男人申請結婚登記，才來了美國。結果呢，人到了美國，卻嫌那美國佬太窮，不願嫁給他，還反告人家虐待她。哼！這種女人，真不要臉！”

這時，他們已經離林耀東很近了。王志雄從嘴裡取出香煙，用二拇指夾住，很有派頭地向耀東點了點頭。

“你好！湯姆，怎麼周末了還背著書包在校園裡轉，你大概也是在趕做懷特老頭布置的項目吧！”

“對呀，你們都做好了嗎？他下星期可是準備要親自抽查的喇！”

“這有什麼好急的。到時，我們自然就會完成的。”

王志雄在耀東面前停下，笑瞇瞇地對他說：

“哎，湯姆，今晚想不想去克里夫蘭看看夜景？我想你剛來美國不久，肯定還沒有看過美國大城市熱鬧的地方吧。”

林耀東在布隆科鎮住了三個月，整日埋頭看書，做項目，還真的沒有在克里夫蘭城裡認真轉過。平常，只有當其它中國學生要到中國城買食物的時候，順便搭上他們的車，去一趟克里夫蘭。但是那些中國學生，總是買完東西，就往回趕，從不在城裡久留。因為美國的大城市裡，交通混亂，警察、紅燈、單行線非常多，如果開車迷了路，那就麻煩了，弄不好吃上一張罰單，整個月的伙食錢就泡湯了。所以林耀東基本上沒有見過克里夫蘭城裡的景象。

但他一直都想找個機會，到城裡去轉轉。那裡肯定會比布隆科鎮繁華熱鬧。現在王志雄主動提出邀請，不正是一個開開眼界的好機會嗎？於是，他爽快地答應了王志雄的邀請。

他趕緊回去換了一身乾淨的衣服，坐上“派熊”那輛紅色的BMW，到克里夫蘭城裡去。

他們先到湖邊一家高級餐館用餐。餐館裡面，裝飾極為講究，牆上掛著一些稀奇古怪的老舊玩藝品，每張餐桌上都擺著鮮花和銀餐具。窗外，是伊利湖畔的美景。

林耀東暗忖：在這裡吃一頓晚餐，價格必不菲薄，也許會是一般餐館的三、四倍價錢。“派熊”看出了林耀東的心思，用手拍著他的肩膀說：

“老弟，別擔心，今晚我請客。”

這頓晚餐實在太豐盛了。鋪著細棉布的餐桌上，擺著大蝦、冷盤鮭魚、烤肉、蘆筍、乳酪及法國紅酒。王志雄舉起杯子，對耀東說：

“來！咱們乾一杯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憂愁明日擔。”

說完，一仰脖子，將杯中的紅酒一口飲盡。

他頻頻給自己倒酒，卻很少碰桌子上的菜，只是用叉子，在盤子裡隨意翻動幾下，便不吃了。

林耀東以為他心裡不痛快，問他最近是否遇到了麻煩事。他搖搖頭，面帶難色地說：

“波大這個地方真不好混。上學期，我有一門功課拿了C。這個學期，又碰到懷特這個難對付的老教授。如果這次不能把他布置的項目做好，恐怕又難逃C的厄運了。”

耀東明白“派熊”的意思。波特倫大學有規定，任何學生只要有兩門功課拿C，便不能正常畢業。他現在有點可憐王志雄了，同是天涯淪落人，能助人處且助人嘛！

於是，他對“派熊”說：

“你需要幫忙嗎？我的程式已經寫得差不多了，如果你願意，盡管拿去參考好了。”

“派熊”的眼睛立刻亮了起來。

“如果你這次能夠相助，真是太夠朋友了！”

他一邊說，一邊從口袋裡摸出兩張一百元的美鈔，塞進林耀東的手裡，說：

“小意思，不成敬意，請不要推辭。”

林耀東無意收他的錢，急忙把那兩張美鈔塞了回去。可是，他哪裡拗得過“派熊”，最後，只好把錢裝進了口袋裡。

5.

晚餐用畢，夜幕降臨，伊利湖畔，燈火明亮，人群熙攘。

王志雄領著林耀東，沿湖邊的夜市區而行，倆人似乎都有了一點醉意。

一陣涼風吹來，王志雄打了一個飽嗝，清醒了些許。他看見路邊有幾個穿超短裙，渾身光艷的白女人，向他們搔首弄姿，打招呼，便用一種又怨又嘆的口氣說：

“外……外國娘……娘們，真是魔鬼身材。哪像我們中國女人，面黃肌瘦，又乾又癟。他媽的，我還沒有見過一個看……看得過去的中國女人。”

他們走進一家門口閃著霓虹燈招牌，牆上貼著美女巨照的紅房子。裡面燈光幽暗，音樂聲飄渺，許多男人，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，一邊喝著啤酒，一邊隨意說笑。

林耀東見屋子的正前方有一個舞台，以為這是一個劇院酒吧。不料，台上的燈光突然亮了起來，兩個全身幾乎一絲不掛的女郎，出現在舞台上，隨著逐漸加快的音樂節奏舞動，轉身、彎腰、亮屁股，引得台下的男人們，激動得像豬一般地嚎叫起來。

他終於明白了，王志雄帶他來開眼界的地方，原來是一家脫衣舞廳。

這時，台上只剩一個穿紅比基尼的金髮舞女，柔肩、細腰、肥臀，兩條修長的美腿，套在一雙黑色高跟鞋裡，圓規似地向外張開。她一手搭在光裸的臀上，一手按著紅唇，給大家做一個飛吻。一對柔嫩嫩，圓鼓鼓的大乳，隨著她身體的扭動，好像兩隻跳躍的野鹿，顫悠悠地搖晃著。

舞台上的音樂換成了薩克斯管的曲子，屋子裡的燈光驟然變暗。一束強光，由上至下照在那脫衣女郎身上。只見她半開雙目，似醉似醒，兩手不停地搓揉著那對極富彈性的大乳，微張的嘴裡，還哼著一支男歡女愛的歌兒。

停頓的時候，她用舌尖舔著紅唇，雙手輕輕往下拉扯三角褲，將下體若隱若現地露了出來。

屋子裡的男人們都屏住了呼吸，沒有一個人叫喊。他們大睜的眼睛，全都貪婪地盯在那舞女的身上。

“幹他娘的，怎麼不把它全脫下來。”王志雄的心頭升起一股燥熱，原始的慾望在他身上不安地蠕動著。

那女郎緩緩走下舞台，笑嘻嘻地來到王志雄的身邊，突然一屁股坐到他的身上。

觀眾們狂喊起來，噓聲、口哨聲響成一遍。

王志雄傻呼呼地盯著那白女人的肚臍眼，愣愣地笑著，從口袋裡掏出幾張美鈔，塞進那女郎的乳罩裡。

舞台上的音樂節奏愈來愈快，那舞女從“派熊”身上站起，轉身又回到台上，將那光裸的肥臀，對著台下，浪扭起來。

王志雄忍不住了，也跟著其他觀眾一起狂喊，雙手不停地在空中揮舞。興緻過後，扭過頭來，自鳴得意地對耀東說：

“我現在是醉眼看人生，越看越清楚。哈哈----”

林耀東沒有搭理他，坐在一旁冷冷觀望。他覺得，不害羞的女人，一點也不美。